

生活之歌

李 季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01142/14

生 活 之 歌

李 季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首歌頌玉門油礦石油工人創造性勞動的長篇敘事詩。長詩通過青年工人趙明的熱情忘我的勞動，和向老一代工人學習、共同研究出了一套新的採油方法的故事，描述了祖國石油工業蓬勃發展的壯麗圖景，歌頌了平凡的創造性的勞動的真實意義，和在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，青年一代的無限廣闊的前途。

書號 657 文學 136

生 活 之 歌

著 者 李 季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印張 1 3/4 字數 25,000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 (6) 0.17 元

印數 1—11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如果你還沒有看見過森林般的石油塔，
那末你就‘什麼也沒有看到過’。

——斯大林：給傑米揚·別德內依同志的信

目 次

楔子.....	1
第一章 爭吵.....	8
第二章 鋁盔頌.....	14
第三章 兩個穿老羊皮大衣的人.....	20
第四章 油礦之夜.....	28
第五章 夜話.....	31
第六章 小數點.....	38
並非最後一章.....	44

楔 子

年青的朋友，
請你告訴我：
在我們充滿陽光的生活裏，
你曾經幻想過什麼？

駕駛着銀色的飛鷹，
警衛祖國晴朗的天空？
還是做一個不怕風浪的水手，
在祖國藍色的海洋上航行？

或者，你想做一個採煤工人，
把幸福從地層下挖到人間？

也許你已經決定獻身給藝術，
做一個鼓舞人們熱愛生活的演員？……

但是，我想再問一問你，
你可曾聽說過石油城？
那些探採‘黑金’的人們，
可曾誘惑過你那年輕的心靈？

假若你會對‘黑金’傾注過感情，
而你也有興趣到戈壁上來一趟旅行，
那末，我們就一起來吧，
去看看人們怎樣在使戈壁沸騰。

*

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，
只有幾片煙雲把藍天裝點。
遼闊起伏的戈壁伸向遠方，
盡頭處是終年積雪的祁連羣山。

你的出現，會使三五成羣的黃羊，

驟然開始一陣飛奔，
那像一尊尊雕像似的蒼鷹，
也只得停止沉思，高飛入雲。

這稀疏而低矮的駱駝草，
這沉默的灰褐色的戈壁灘，
這像夜一樣靜寂的氣氛，
都呈現着戈壁特有的莊嚴。

聽呵，這是哪裏傳來的響聲，
它像陣雷似的驅走了戈壁的寧靜。
這是在公路上行駛着的車隊，
它們給大戈壁帶來了新的生命。

車隊過處，煙塵橫飛，
引擎的巨響震動着大地。
車隊過去了，戈壁又恢復了靜寂，
一個青年出現在徐徐降落的塵霧裏。

沿着坦平的公路，

他徒步的邊走邊唱；
在那嘹亮的歌聲裏，
充滿了青春的力量：——

陽光普照着平原和山崗，
歌聲飛揚在祖國大地上。
田野的麥穗在向我們招手，
工廠的汽笛在爲我們歡唱。
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，
我們永不辜負祖國的希望！

親愛的老師，年老的校長，
感謝你們的辛勤地培養。
母校的榮譽我們一定保持，
你們的話語我們永記心上。
我們生活在幸福的關懷中，
我們也將在光榮裏成長。

我們像一羣白色的鴿子，
我們有一雙堅強的翅膀。

祖國需要我們到哪裏去，
我們就展翅向哪裏飛翔。

又是一支車隊迎面開來，
青年的身影又被捲入塵霧。
他那清脆嘹亮的歌聲，
也被隆隆的巨響掩沒。

遠處吹來了微帶涼意的風，
煙塵消失在戈壁的靜寂中。
青年時時地回頭向後看望，
一輛吉普車正向這裏駛行。

他揮舞着手把車子攔擋，
吉普車順從地停在路旁。
‘我坐的長途汽車出了毛病，
想搭你們的車子趕上油礦。’

在飛馳的吉普車裏，
坐着兩個解放軍同志：

一個沒有了右手，
一個是年輕的司機。

在車上他顯得十分靚靚，
呆望着兩個陌生人，不發一言。
直到那個沒有右手的同志轉身問他，
他們這才開始了友愛的笑談。

‘看樣子你還是個學生，
你到油礦上去做什麼？’
‘我才從中學畢業回來，
回礦上看望媽媽和哥哥。

‘你們到礦上去做什麼？
是去參觀呢，還是工作？’
那個沒有右手的同志笑着說：
‘你看我們去做什麼？’……

吉普車消失在遠處的塵霧裏，
太陽斜照在茫茫的戈壁牆上。

公路把戈壁和祁連山連接了起來，
就像從天上流下來的瀑布一樣。

爲了探尋哺育祖國的乳漿，
爲了傾聽讚美青春的歌唱，
讓我們攜手一起前進吧，
看哪！那井架林立的地方就是玉門油礦！

第一章 爭 吵

（在一個工人的家裏）

工作服又添了新的油痕，
鋁盆上還帶着一層輕塵，
下了班還沒顧上換衣洗臉，
他就鑽在那堆書和報表中間。

媽媽輕輕地走了進來，
第一眼就看見他耳朵上的血跡。
愛撫裏微帶着母親的責備，
她從心裏歎了一口氣。

‘虧你也是快上二十歲的人了，

一天還像個娃娃似的蹦蹦跳跳。’

‘我們今天和尚師傅去作試驗，

不小心在井口上跌了一交。’

‘試驗，試驗，一天到晚試驗，

人家都沒法的事，你倒想去翻天！’

‘媽，你怎麼也跟着我哥哥學起來了，

就算是翻天，翻天的事還不是靠人去幹！’

‘趙明，我這是瞎說——我又不懂得生產，

我是說人家下班了，都會找個地方玩玩，

就是你這個“冷”娃娃，

老是臥在那裏，不是寫就是算。’

‘媽，昨天的事，

怎麼你今天就忘記了？

昨天我們和“老虎隊”賽球時，

你還誇獎我傳球傳得好。’

哥哥下班回來了，

他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？

趙明知道這是爲了什麼：

‘哥，採油工對你們器材科可有些意見。’

‘這有什麼稀罕，我早就知道了，
我們這號事累死也不能落個好。’

‘哥哥，你的思想總是這樣，
難怪你的工作做得一團糟！’

‘做得糟不糟，都是一個樣，
反正我把油礦上的時勢看透了。
誰寫的稿子，我也不是不知道，
自己想當模範，犯不着拿我來開刀。’

‘稿子是我們青年團小組寫的，
那些話我對你談過多少遍？
爲了生產，誰都應當做好工作，
就是爸爸活着，也不能講究情面。’

‘吵呵，吵呵，吵了整整一年，

親兄弟倆就像是仇人一般；
既然是趙瑞你有錯處，
那就該把事情辦好一點。’

‘媽，你不清楚的事情，
頂好就不要插嘴亂談。
你看從他回來到現在，
可曾安生過一天！

‘今天是合理化建議，
明天又是什麼技術革新。
現在又在搞什麼先進採油法，
我真沒見過這樣不安分的人。

‘初中畢業了，不去投考高中，
偏偏要當個沒出息的工人。
自己不害羞——還覺着光彩體面，
知道不知道，一家人都在跟着你丟臉！

‘要上天，自己去搭梯子，

偏要把全廠攪得不能太平。

三天兩頭招惹是非，

要到哪一天你才安靜？

‘你們批評我不用那些報廢器材，

國家有的是新的，用不着你來節省；

那些破銅爛鐵，能用的人家早就用了，

輪不到你們這些黃毛小子來顯聰明。’

‘住嘴！我已經跟你吵了一年，

我真替你難過害羞。

虧你從小也是跟着爸爸長大，

現在竟成了我們的絆腳石頭！’

‘好吧，既然我不配當你的哥哥，

那就請你馬上給我搬走。’

‘我自己會走的——不用你攆，

我倒要看看你還能再威風幾天！’

不顧媽媽的啼哭，阻攔，